

ZONES OF THOUGHT SERIES
A FIRE UPON THE DEEP

ZONES OF THOUGHT SERIES
A FIRE UPON THE DEEP

ZONES OF THOUGHT SERIES
A FIRE UPON THE DEEP

ZONES OF THOUGHT SERIES
A FIRE UPON THE DEEP

ZONES OF THOUGHT SERIES
A FIRE UPON THE DEEP

银河系区三部曲 三

深邃上的火 ▽

[美] 弗诺·文奇 著

李克勤 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ZONES OF THOUGHT SERIES
A FIRE UPON THE DEEP

ZONES OF THOUGHT SERIES
A FIRE UPON THE DEEP

ZONES OF THOUGHT SERIES
A FIRE UPON THE DEEP

ZONES OF THOUGHT SERIES
A FIRE UPON THE DEEP

银河界区
三部曲

ZONES
OF
THOUGHT
SERIES

[I]

A FIRE
UPON
THE DEEP

深渊上的火



[美]
弗诺·文奇
著

VERNOR
VINGE

李克勤
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银河界区三部曲 I： 深渊上的火

[美] 弗诺·文奇 著
李克勤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银河界区三部曲 . I , 深渊上的火 / (美) 弗诺·文奇著 ; 李克勤译 . — 北京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2019.7
(2019.8 重印)
ISBN 978-7-5596-2982-1

I . ①银… II . ①弗… ②李… III . ①科学幻想小说
—美国—现代 IV .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45545 号

A FIRE UPON THE DEEP

By Vernor Vinge

Text Copyright © 1992 by Vernor Ving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om Doherty
Associate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19
by United Sky(Beijing) New Media Co.,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9-1104 号

选题策划 联合天际
特约编辑 刘 默 王书平
责任编辑 宋延涛
美术编辑 程 阖
装帧设计 @broussaille 私制



UnRead

—

文艺家

出 版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

发 行 北京联合天畅文化传播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冀华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字 数 525 千字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20.5 印张

版 次 2019 年 7 月第 1 版 2019 年 8 月第 2 次印刷

I S B N 978-7-5596-2982-1

定 价 78.00 元



关注未读好书



未读 CLUB
会员服务平台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52435752 (010) 64258472-800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
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戒心。就算来的人兵强马壮……你看杰弗里代铁先生问的那些问题。那家伙在摸咱们的底，在猜咱们真正看重的是什么：那艘飞船，杰弗里和冬眠的其他孩子，还是飞船里的什么东西？等咱们飞到，铁先生很可能已经把当地的反对派来了个一扫光——这还得多谢咱们。我的判断是：等我们飞到尖爪世界，很可能要被他们狠狠敲一笔竹杠。”

我还当咱们谈的是好消息呢。拉芙娜翻查着杰弗里近来的信息，那孩子告诉他们的只是他心目中的事实，但……“我们还能怎么做？我看不出有其他办法。如果不帮助铁先生对抗木城——”

“是啊。咱们掌握的情况不多，没什么其他办法。即使我刚才的想法是对的，木城也仍然是针对杰弗里和飞船的一个威胁。我的意思只是，咱们应当做好应付各种情况的准备。只有一件事，我们无论如何也做不得。那就是——对反制手段表现出丝毫兴趣。如果当地人知道我们拼老命也要把那个东西拿到手，我们就连一丁点儿希望都没有了。

“还有，我们这一方也应该撒点儿谎，是时候了。铁先生一直说要替咱们准备一个着陆场——就在他的城堡内！‘纵横二号’当然不可能在那里头着陆，但我想，咱们应该顺着它来，告诉杰弗里我们会与超能驱动器脱钩，乘一个跟他的货船差不多的东西着陆。就让铁先生全力准备他的无关痛痒的小陷阱吧……”

他哼起了小曲，是一支怪里怪气的“进行曲”：“至于无线电：我们假装称赞爪族改进了设计，要做得非常随便，别当成什么大事。不知他们会怎么说？”

不到三天，范·纽文的问题便有了答案。杰弗里·奥尔森多说改进方法是他想出来的。这样一来，如果相信这孩子的话，下面自然不会有暗藏的计算机。但范压根儿不信：“原来跟咱们通话的是位艾萨克·牛顿，这可真是巧得不能再巧了。”这一次拉芙娜没有反驳他。确实太过巧合，

可是……她又回头复查早先的通话记录，无论是语言还是一般知识，那孩子都十分普通，跟同龄的其他孩子没什么不同。但有的时候，涉及数学的时候——不是一般的、课堂上教的数学知识，而是对数学这个领域的洞察力——杰弗里会说出相当令人震惊的见解。经常出现这种情况：通话开始时还平平常常，突然一转就非同寻常起来，前后相差不到一分钟。种种迹象都与范·纽文的阴谋论十分吻合，简直过分吻合了。

杰弗里·奥尔森多，你是一位我非常想见见的人物。

困难总是很多：爪族的发展遇到障碍；担心可怕的木女王打垮铁先生；动力脊的功效不断下降，界区经常偏移，“纵横二号”的速度于是越来越慢。生活就是不断的挫折、沮丧和恐慌。但是……

飞行进入第四个月时，一天晚上，拉芙娜在与范同居的舱室里突然醒来。她似乎做了个梦，但什么都记不起来了，只知道不是个噩梦。房间里什么不同寻常的声音都没有，没有什么声音吵醒她。网式吊床里，范在她身旁睡得正香。她伸出一只胳膊，抚摸着他的后背，把他轻轻拉向自己。范的呼吸声变了，他含混不清地小声咕哝了句什么。拉芙娜心想，零重力下做爱其实不像某些人吹嘘的那样怎么怎么棒到极点，在这种状态下，美妙的是跟某人真正地睡在一起……比惯性飞行时美妙多了。拥抱是那么轻柔，那么持久，自然得如同呼吸，不费吹灰之力。

舱室的灯光调暗了，拉芙娜四下张望，想搞清是什么弄醒了自己。也许是因为今天碰上的困难太多了。天人在上，他们的困难可真不少啊。她把脸偎在范的肩上。是的，困难不断，但是……从某种角度来看，多年来她头一次这样心满意足。困难当然是有的：可怜的杰弗里的处境，斯特劳姆和中转系统的灾难，但现在的她有三位朋友，有爱情。孤零零的一艘飞向下界的飞船。孤独吗？自从离开斯坚德拉凯，她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受

不到一丝一毫的孤独。这一生中，她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满足。困难重重，
确实，但也许她能做点什么，帮助克服这些困难。

一半是悲哀，另一半是喜悦，她想：多年以后，回头再看这几个月，
也许她会把这段时间视为自己一生中的黄金时段。

将近五个月过去了，现在终于清楚了：如果不修理动力脊的话，飞船无论如何也无法完成既定的航程。突然之间，“纵横二号”的速度降到每小时四分之一光年，而在这个区段，速度本来应当达到每小时两光年。情况还在继续恶化。飞到安眠星系倒是没问题，再远的话……

“安眠”，真是个难听的名字，拉芙娜心想。范倒是挺轻松，把它解释为“一枕安眠”。错了。在飞跃界，几乎任何一个可供智慧种族栖息的星球都不会闲置。各个星球的文明形式多种多样，有的实现了飞升，有的渐渐消亡……但星球本身却不会长久荒废，总是有新的种族从爬行界飞升进入飞跃界。结果常常形成多个种族共处一个星系，刚刚来自爬行界的年轻种族拘拘束束地与星球上原有的种族共存。根据飞船的资料库，安眠是飞跃界一个十分古老的星系，至少存在了两亿年，这里始终是智慧生命的栖息地。这段时间足够上万个不同种族将这里视为自己的故土。最新纪录表明，该星系目前居住着一百多个种族，历史最短的也已经定居了十几代。一枕安眠？那里简直是个诸多种族长眠不醒的坟场。

安眠就安眠吧。他们将“纵横二号”的方向向外调整了三光年，沿着文明网的主干线路飞向安眠星系，一路上可以畅通无阻地接收新闻组的消息。

看看安眠星系的广告。至少有一个种族表示自己非常看重外来的进口货，长于飞船设备与维修。广告声称，他们是一个勤劳的硬脚（？）种族。拉芙娜还收到一些视频片段。那个种族靠象牙似的下肢行走，从脖根下开

始，长了一大堆短短的胳膊。广告还列出大批心满意足的客户的联系地址。真不巧，没法跟这些客户联系。拉芙娜用特里斯克韦兰语发了一则消息，表示飞船的驱动器需要常规维修，并列出可能的服务费用支付方式。

与此同时，坏消息仍然源源不断。

密级：0

当前接收方：“纵横二号”飞船，即时接收

语言路径：贝诺里斯克语→特里斯克韦兰语，斯坚德拉凯星系

发自：防卫同盟（自称为飞跃界内斯特劳姆文明圈附近五个帝国群的联合体，在斯特劳姆文明圈毁灭之前没有证明该组织存在的资料）

主题：呼吁采取实际行动

发往：

瘟疫威胁组

追踪战争兴趣组

灵长人属兴趣组

日期：中转系统毁灭之后 158.00 天

关键词：不要坐而论道，起来采取行动

信息内文：

防卫同盟准备采取实际行动，对抗变种的工具。奋起吧，我们的朋友！目前阶段，我们尚不需要你们做出武力支援的许诺，但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将需要你们的支持，包括向我们提供免费网时。

在这段时间中，我们将睁大眼睛，密切观察，看谁支持我们的行动、谁是变种的臣仆。如果你居住在人类出没的区域，

摆在你面前的有两种选择：立即战斗，尽力争取光荣的胜利；或者等待——结果是被彻底消灭。

消灭害虫！

跟帖的很多。有的猜测“消灭害虫”（现在成了“防卫同盟”的同义语）打算对付的到底是谁。还有许多传言，说某处某处有军事活动的迹象。这条帖子当然比不上中转系统的毁灭影响大，但它的确引起了好几个新闻组的注意。拉芙娜费劲地咽下一口唾沫，视线离开显示窗。“哼，闹出的动静倒不小。”本来打算用调侃的语气，结果说出来的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范·纽文抚着她的肩头：“你说得对。真正心怀杀机的一般不事先乱嚷嚷。”但他的话里更多的是安抚，而不是判定，“咱们现在什么都不知道呢，说不定只是个臭嘴巴大嗓门儿。没有什么确切消息说哪儿的舰队调动开拔了。再说，就算真想动手，他们又能干得出什么不得了的大事？”

拉芙娜双手撑在桌子上：“我希望他们干不出什么。数以百计的文明系统中存在人类殖民地，虽然规模都不大。自从这个‘消灭害虫’露头之后，他们肯定做了准备……天人哪，要是我能有个确切消息，说斯坚德拉凯一切平安该多好。”已经两年多没见过爸爸妈妈和姐姐林恩了。有的时候，斯坚德拉凯仿佛是上辈子的事了。现在她才意识到，知道它还在那儿，好好的，对她来说就是莫大的安慰。可是……

两位车手一直在控制舱另一端准备向飞船维修者提供各项参数，这时，蓝英朝他们滚来：“我很担心那些规模较小的定居点，但斯坚德拉凯是人类文明的核心和动力，就连星系的名字都是人类化的。攻击这个星系，就是攻击整个人类文明。做生意绿茎和我经常在那儿，很多次，见识过他们商务安全公司的舰队。真要打算入侵，只有傻瓜和牛皮匠才会事先公布。”

拉芙娜想了一会儿，高兴起来。斯坚德拉凯的迪洛基人和路普人肯定

会挺身而出，共同对抗对人类的任何威胁。“对呀，我们并不孤立。”孤立的人类定居点可能会出大事，但斯坚德拉凯不会有事。“吹牛皮的东西。难怪大家管文明网叫百万谎言网。”她不再考虑自己完全无法控制的灾难，“有一件事我们应该注意：在安眠星系停泊时，一定得非常小心，千万不能以人类面目露面。”

不用说，不以人类面目露面，拉芙娜和范必须藏起来。“说话”的事儿全都交给车手。拉芙娜和两位车手检查了飞船的全部外挂，清除离开中转系统后不知不觉间带上的所有人类痕迹。要是当地人上船怎么办？嗯，彻底搜查的可能性不大，但他们还是把人类用品收进一个暗舱，必要时拉芙娜和范也得溜进去。

范随后检查他们的工作，发现了不止一处疏漏。对一个野蛮时代的程序员来说，此人倒真是把老手。不过话又说回来，他们已经接近底层，在这里，最好的计算机设备都降到了比他那个时代的计算机强不了多少的地步。

讽刺的是，有一样东西他们无论如何都无法掩饰，那就是：“纵横二号”来自飞跃上界。它是一艘深潜船，基本设计出自中界，这个不假。但经过改装之后，飞船具有一种特别的优雅，只有超级智慧才可能制造出这种近于超限界的产品。范打了个比方：“这该死的东西。模样倒是把手斧，但一看就知道是工厂生产出来的。”

安眠人的安检措施大大增强了几个人的信心。没有登船，浮光掠影看了看就完事。“纵横二号”跃入安眠星系，启动制动火箭，使飞船的速度、方位与安眠星球和“圣人（？）莱恩德尔维修港”同步。（范：“如果你的大名就叫‘圣人’，至少总得是个老实人吧，对不对？”）

“纵横二号”的位置在黄道之上，离该星系唯一一颗恒星大约八万公里。他们早就知道这里会是一番什么景象，但实地一看，仍觉无比壮观。虽然这个星系的主星是一颗三十亿年的G级恒星，但星系内部仍然弥漫着星尘与宇宙气体，形成雾气翻涌的一片混沌。主星四周环绕着无数光环，壮观程度远胜任何行星光环¹。最大，也是最明亮的光环由数以万计小环组成，色彩斑斓，肉眼都能分辨出色彩，绿色、红色和紫罗兰色。星环并不平整，之中有凸起，有凹陷。凹陷处很浅，凸起则奇大无比，直径达百万公里。偶尔还有些东西，（是人造的吗？）高高的，伸在星环之上，向星系深处投下细细一缕阴影。红外线和动态监视窗还发现了与其他星系的种种相似之处。星环之外还有一个巨大的小行星带，再往外则是一颗孤零零的巨型行星。它也有一个直径百万公里的行星光环，但跟主星的光环一比，简直微不足道，好像造物主完成主星光环之后偶然想起，随便补了一笔。除此之外，这个星系再没有其他行星，资料库中没有记载，飞船的探测器也没有发现。主星光环中，最大的实体直径只有三百公里……但这样的实体数以千计。

在圣人莱恩德尔维修港的引导下，他们将飞船降到光环平面，和附近的实体保持同步。后者是一团不断做脉冲式运动的熊熊烈焰，五分钟内，重力加速度达到三个g。“真像老式飞船啊。”范·纽文道。

再次进入惯性飞行。大家观察着那个维修港。从近处看，它和拉芙娜稔熟于心的其他星环系统没什么差别。眼前是一片大小不一的物体，最小的只有一巴掌宽，像雾蒙蒙的一片冰球，数不胜数，互相轻轻碰撞着，有

1 行星光环：由星际尘埃和较小的固体物质构成的、围绕行星的扁平状碟形区域。太阳系中最著名的行星光环是土星光环。具体而言，组成光环的具体成分有硅酸盐、冰，也可能存在大型岩石和圆形巨石。有时光环中还存在“周界卫星”(shepherd moon, shepherd satellite)，通常体积不大，位于星环边界或数个星环之间，它的重力可以起到维持星环边界的作用，接近它的星际物质或被推入星环，或被排斥开，或被它自己吸收。这里所提到的恒星光环不见于资料。从作者的描写来看，其性质当与行星光环无异。

时凝在一起，有时彼此分开。到处都是这种东西，悬在他们四周，运动幅度不大。这是一片许久以前便被驯化、为人所用的混沌。到了光环这个平面，他们的可视范围只有几百米远，更远处则被这片混沌遮蔽了。这些碎片并非随意运动。绿茎指了指一道白线。这条线呈弧形，仿佛从无限远处延伸而来，擦过飞船一侧，又向无限远的另一个方向延伸而去。“看样子好像是个单一建筑。”绿茎说。

拉芙娜调了调图像放大装置。在行星光环系统中，这种“雪球群”有时可以连接成长达数千公里的一串串……白线在显示窗里铺开了，根据显示数据，约一公里宽。很显然，这道弧不是由雪球组成的。她已经看见了船闸、通信节点。随着飞船接近，拉芙娜频繁检查显示窗上的图像，现在她断定，这东西的长度超过四千万公里。长弧之中有一些中断处，这就对了，它们是这个延展性结构中的刻度。像这样一个结构中，重力一定接近于零。在本地的引力作用下，整个结构可能时常散开，但用不了多久又会轻轻凑在一起。有点像过去尼乔拉上的火车车厢一样，连接，脱钩，再连接。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他们谨慎地将飞船向长弧中的一个坞站靠去。这个古怪建筑中，唯一算得上正常的就是它还保持着线形结构。有些构件显然是起连接作用的。其他的则是一堆堆奇形怪状的设备，混着脏兮兮的冰雪。飞船飘过的最后几公里密密麻麻地列满超能动力脊。三分之二的泊位都被别的飞船占了。

蓝美打开一个显示窗，观察圣人莱恩德尔的业务：“嗯，嗯，莱恩德尔先生的生意好像非常繁忙呀。”他弯下几根枝条，指指显示船外情况的显示屏。

范说：“没准儿他是开废物堆积场的。”

蓝美和绿茎下到货舱，为第一次离船交易做准备。两位车行树搭档做

买卖已经两百年了，在这以前蓝茉早已做过多年星际生意。经验这么丰富，但这二位仍然争来争去，商量应该用什么招数对付“圣人莱恩德尔”。

“安眠当然跟其他星系差不多。哪怕这辈子根本没驾过小车，这种类型的星系我也知道得一清二楚。问题是，像这次的买卖咱们从没做过。”

蓝茉不说话，只咕噜几声，把另一个货包塞进蒙布下。车行树的蒙布不光是漂亮，能够起到装饰作用，还在于它既坚韧又结实，能保护它蒙住的东西。

每到一个新的星系，两个车手都要这样争执一回，结果通常还不错。最后他回答道：“这一次不同当然大大。主要是，我们手里没什么可以用来支付修理费的货，也没有可以抵押的商业合同。如果不拿出最干练的生意手腕，在这儿什么也甭想到手！”他检查着小车外挂的各种传感器，对上面的范和拉芙娜说，“这些摄像镜头需不需要调整？都清楚吗？”圣人莱恩德尔准是个小气鬼，舍不得花钱租用带宽。不过也可能是谨慎小心。

范·纽文的声音传了回来：“不用，都很清楚。你听得见我说话吗？”语音通过小车里的一个麦克风传来，这条传送链接是加密的。

“听得见。”

两株车行树穿过“纵横二号”的气密门，踏上圣人莱恩德尔的弧形地盘。

车手们进入弧道，四周都是排成弧形的透明体，像天然形成的窗户，渐远渐小。两人观察着四周圣人莱恩德尔的客户们，看着上方的星环。从这里看去，太阳有点发暗，四周却有一圈亮斑，像一个奇大无比的冠状光环。肯定是提供动力的卫星集群。如果不借助人工手段，像这种星环系统并不能直接利用环心那颗巨大太阳的能量。有一会儿工夫，两株车行树止住车轮，完全被眼前这片比任何大海更加壮丽的海洋般的景象震慑了。由星尘构成的低矮潮头中闪烁着落日的光芒。在喜爱大海的车行树眼里，浪

潮中成千上万的“雪球”就像大海里随着潮头涌向他们的食物。

通道拥挤不堪。这里的各种生物身体构造都不算特别怪诞，但其中任何一种绿茎都无法准确判断出其种族。经营圣人莱恩德尔维修港的那种象牙腿是最多的一型。过了一会儿，一个象牙腿从离“纵横二号”最近的一堵墙边飘了过来。这东西嗡嗡着什么，是特里斯克韦兰语：“做生意，我们这边请¹。”象牙腿的动作倒是挺灵活，一下子穿过排成一片像网格似的悬浮物，飘进一辆车子。车行树们刚在后座安顿好，车子立即启动，沿着弧道飞驰。蓝荑晃了晃绿茎：“记得那个老笑话吗？呃？在这儿，他们长了腿，却派不上用场。”这是在车手中流传的一个笑话，历史悠久，但依然挺逗。两条腿，或者四条腿，从鳍进化而来，或是从颚，或从其他什么玩意儿进化而来，在地面行走倒是挺管用，但到了太空，有它没它都一样。

车子的速度大约每秒一百米，穿过一个个环形平面时有些轻轻摇晃。蓝荑连珠炮似的对他们的向导发问。绿茎知道，使这一招是他生活中的大乐子。“我们去哪儿？那边那些生物是什么？来维修港的一般都是什么人？”他语气十分快活，语速几乎跟人类的一样快。短期记忆出故障时，他便转用小车的内置记忆体。

象牙腿只能说一种语法大大简化了的特里斯克韦兰语，蓝荑的许多问题他好像听都没听懂：“去大卖家……助理生物那边是……大批新大客户……”向导有语言局限，但亲爱的蓝荑一点儿也不在乎，他在意的不是答案，而是对问题的反应。绝大多数种族都有自己特别的兴趣爱好，像蓝荑和绿茎这种外来的生意人是不会明白的。而且安眠星系中肯定还有许多其他种族，不管是树族还是人类还是迪洛基族都绝对捉摸不透。但是，有两个最重要的问题必须搞清：你有什么我用得着的东西？我怎么才能使你

¹ 象牙腿的特里斯克韦兰语不好，下文类似情况不再注明。

出让这种东西？简单的对话往往会给它们启示，帮助它们找到这两个大问题的答案。亲爱的蓝茉的问话就是摸对方的底，尽可能地了解对方的个性、兴趣和能力。

这一套把戏需要两位车手互相配合才玩得转。蓝茉叽里呱啦，绿茎则留心观察，检索自己小车的记忆体，拿眼前的新环境与他们熟悉的环境作比较，找出相似与不同之处。比如技术方面：这些人可能需要什么？什么技术在这种环境中也能发挥作用？在这种狭小空间里，反重力材料肯定没多大用处。在飞跃界这么低的层面，来自上界的许多先进的货多半立即就会坏掉，那些在长窗外工作的工人穿着人造增压服——上界的能制造出人造重力场的轻便服装到了这儿恐怕只能维持几个星期。

他们经过一些长得像藤蔓的树林，有些树干绕着弧形墙壁攀缘而上，还有些则直直地拖在路上，几百米长。植物丛中到处飘动着充当园丁的象牙腿，但没有农业生产的迹象，这些植物只起装饰作用。窗户上面的环状平面上不时出现塔状建筑，向上伸至上千公里，投下一道道细长的阴影。“纵横二号”接近星系时他们从远处看见过。拉芙娜和范的声音轻轻震动着绿茎的树干，问她这些高塔的情况，猜测这种非常不稳固的装置的用处。对他们的种种理论她很怀疑，其中有些在上界还说得通，有些则根本不现实。不过她没有多考虑，只储存起来，留待以后参考。

绿茎以前见识过八个居于星环的文明形式。那些种族之所以住在这儿，原因大多是战争或灾祸，只有个把才有意选择星环作为生存空间。根据“纵横二号”的资料库，直到一千万年前，安眠星系还是个普普通通、有几颗行星的星系，后来却发生了地盘方面的大纠纷。来自下界的一个年轻种族打算拓展自己的殖民地，干掉当地那些垂垂老矣的种族。年轻种族发动攻击，但却出了点计算差错。老种族老虽老，杀伤力却不小。结果便是整个星系被炸成了一片碎石。最后获胜并生存下来的可能是那个年轻种

族，但经过了一千万年，当年的年轻种族即使还剩下些残余，苟延残喘到今天，也成了星系中最衰老、最不堪一击的种族。在这一千万年间，也许又有上千个新种族在这个星系中居住过，几乎每一个都或多或少改变过这里的星环和大战造成的星尘、气体，使之更符合自己的需要。到了今天，这个星系再也不是一片废墟了，只不过很老，太老了……飞船的资料库显示，最近一千年中，安眠星系中没有哪个种族实现飞升。这个数据比其他任何资料更加重要，说明这里目前的各个种族已经进入自己的暮年，文雅精致，却再也爆发不出什么活力。这个星系给人一种印象，就像大潮退去后留在偏僻角落里的小水洼，年深日久，外表倒挺漂亮，在风吹不到雨打不着的地方过得还不错，远离危险却能令人焕发精神的滔天巨浪，自成一体。看样子，象牙腿可能是当地最有活力的一族，恐怕也是唯一有兴趣和外来者做买卖的种族。

车子慢下来，螺旋式爬升，进入一座小塔。

“老天，我真想跟他们一块儿出去，哪怕要我的命我都肯。”范·纽文冲着镜头传来的景象挥舞着胳膊。自从车手们离开飞船，他便一直守在显示窗前，一会儿屏住呼吸大睁双眼盯着环状平面上的高塔，一会儿心不在焉地在甲板和天花板之间来回蹦跶。拉芙娜从来没见过他这么紧张，这么全神贯注。虽说他星际贸易的往事全是瞎编乱造的一派胡言，可他当真以为自己能做点儿什么，只要一出马便会大获成功——说不定他的想法是对的。

范从天花板上溜下来，凑近显示窗。看样子，紧张激烈的讨价还价即将展开。车行树们进入一个球形房间，直径约有五十米。两个车手显然飘浮在这个大球正中，周围是一片丛林，从四面八方向着球体中央生长，车手们好像飘在离树梢只有几米的地方。透过树枝可以看见用鲜花镶成各